

伤痕未愈,有家难回,真凶待解

现在最想在爸妈坟前烧柱香

自由了,念斌却依旧无家可归。面前的念斌虚胖、憔悴,因为一直受到阻挠,十几家媒体记者在约定的采访地点空守了大半天。为了避开跟踪,他出门坐车总是会绕行几圈,上下只敢走地下车库,除了至亲,住所地址不敢告诉任何人。“之前是一个小房间,现在还是一个房间,我都不敢出门,过着跟逃犯一样的日子,有什么区别?”丁家人对他的仇恨未消,他理解,但网上铺天盖地的质疑他不懂,那么多证据难道他们都看不懂?“现在和8年前喊冤被捕的心情一模一样”。

父子团圆无话可说

离开时儿子才4岁,活泼开朗,回来了,儿子已经长成了1.72米的帅小伙,但是性格内向,沉默寡言。回来一周,儿子几乎没有和爸爸说过什么话。8年,他们几乎隐姓埋名地待在福州,妈妈到每个单位都会恳求老板,让她带着孩子上班,“薪水低一点不要紧,让他跟着我,求求你。”说起过去的生活,念斌的妻子痛哭失声,双手猛烈地颤抖。

虽然家人、朋友、律师合谋向小智轩隐瞒了爸爸被捕的真相。他曾经一度天真地以为爸爸是出国了。但是妈妈忙着打工,幼儿园亲子活动,只有他无人陪伴;缺乏照料,经常一个人被锁在家中的念智轩性格慢慢变得沉默了。

“他会和妈妈开玩笑,却没有话跟我说。”念斌知道,分开8年,他得慢慢来,他跟儿子说,要相信爸爸是被冤枉的。去年中秋,刚刚得知爸爸蒙受不白之冤的念智轩给爸爸写了封信,说盼望来年的中秋能够团聚。可是“如今终于团圆了却连家都回不去”。

重获自由落一身病

回平潭给爸妈烧柱香是念斌如今最大的心愿,但是执念他是凶手的丁家人仍然在气头上,他们集会,他们在村中设灵堂,他们愤怒:“把杀人凶手都放了,还有没有天理?”南赖村但凡知道丁云虾的所有人几乎都这么说。镇上的官员反复警告,让他们暂时不要回去。

重获自由的念斌,落下了一身毛病,前列腺炎、脂肪肝、肠胃炎,还有小腿萎缩。第一次走进亲戚家的房间,他几乎是脱口而出:“我睡地上,我习惯了。”念建兰的眼泪刷得一下就下来了。8年了,经历过状告无门,经历过生离死别,太多的分离、拒绝、冷眼甚至打骂让她学会了坚强。可面对弟弟,她是这般



▲ 念斌出狱当天和家人相拥而泣
▼ 念斌家的房屋现在凌乱不堪

念建兰 提供
王文佳 摄



(上接 A9 版)

案件出现转机的第二个关键时间点是2013年1月1日,新刑事诉讼法正式施行,拓宽了庭审空间。

2013年7月4日,念斌案福建高院第三次二审第一次开庭。庭审前一天,警方终于向法庭提供了念斌案检验所依据的质谱图,专家连夜作了研究。结论让人震惊:检测日期与报告记录不符;报告没有按规定操作,质谱图中样品存在污染;所得结论与现实不符。

此外,根据新刑诉法,当年侦查人员以及鉴定人员均得出庭作证。这是念斌从第一次开庭就提过的要求,“让他们跟我当面对峙”,直到今天才因为新刑诉法的颁布得以实现。侦查人员在律师的质问下当庭承认审讯录像不完整,翁其峰则当庭否认自己曾写下“门把手”指引办案方向的意见。

法庭上,双方激烈交锋,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结果:当年的鉴定结论有问题!今年,警方以储存数据的电脑坏了为由,提交了153个毒物鉴定原始数据和数张中心现场照片的“新证据”,律师团再次揪出大量疑点。

还我清白

指向念斌有罪的证据被律师团一一攻破。经过了长达一年多的审理,福建高院终审判决从是否氟乙酸盐中毒、氟乙酸盐来源、现场勘验、念斌的口供等多个方面否定了一审。这一次,终于是无罪释放。念斌甚至没有准备好,在看守所办完手续被催促离开的他都没来得及带上8年来家人寄来的几十封信件还有那本一直让他保持平静的《圣经》。“这么多年,支撑我坚持下来的就是亲情和信念。”

卸下手铐、脚链,念斌第一次站直了身子。许久没有尝试过直立走路,他甚至有些踉跄。走出看守所,他仰天一声长啸:“爸,我是清白的!”爸爸临终前只想听听他的声音,他没能完成,如今,只能这样向天国的父亲喊话。他相信,父亲能听到。

从看守所出来,念斌一一拨通了张燕生、斯伟江、公孙雪等贵人的电话,电话那头,公孙雪一下子就哭了,这么多人不计回报地为了这个案子付出,如今终于等来了无罪释放。

开庭前的48小时,念斌的姐姐念建兰片刻都没有合眼。和被害人家庭的多次冲突告

诉她,首要任务是为弟弟设计一条逃生线路。他们安排了五辆车待命,准备了两套预案,甚至想好了在高速上如何像警匪片一般护送弟弟的车回家。不过还好,一切顺利。

虽然因为丁云虾家里的人怒气未消,当年就被打砸了的平潭老家暂时还回不去,但暂住在亲戚家中的念斌还是有些兴奋,人活着,一切就都有希望。

看着8年独自照顾孩子的老婆,看着为了给他告状至今未嫁的姐姐,看着4岁分别如今和他比肩高的儿子,第一次吃上热腾腾的蛋花汤的念斌涕泪纵横。

司法进步

念斌感谢顶住压力,判处他无罪的福建高院,只是,他多么希望审核时间能短一点,让他至少赶上今年大年三十,见母亲最后一面。

得知母亲死讯,他捶胸顿足,痛不欲生。他发表了一封感谢信,头一段就是:“爸,我回来了。我还以为只能在另一个世界,向您诉说我的委屈和我的牵挂。妈妈呢?我还以为可以在她面前尽几年孝,但是她怎么也走了呢?我

脆弱。

“有家也回不了,对他的伤害有多大,你知道吗?”念建兰很生气,她还记得爸爸去世之前,就说要回家,可还来不及收拾东西,爸爸就走了。

如今念斌回来了,他只是想去父母坟前尽点孝,却怎么都做不到。她甚至想在媒体的护送下回去一趟。可是弟弟身体不好,她也不敢太冒险。

真凶是谁真相待解

谁都清楚,仇恨远未消解。在前家的祠堂,记者也试图让他们放下仇恨,但是所有不把念斌当凶手的人他们都视为敌人,他们怀疑所有的媒体都是斯伟江派来的,不然为什么没有人帮他们说话?

8年来,丁云虾生活得并不比念家两姐弟轻松,老公、孩子相继去世,丁云虾也疯了,看到村里差不多年纪的孩子,她就会哭着扑上去。家里的房子破败不堪,她寄住在婆婆家里。然而,周围邻居几乎没有见到她出过门,偶尔在门口站一站,也是面无表情。

如今的她只能24小时待在信访办,家人怎么劝都不回去,她说:“出去了我就进不来了。”

丁云虾要一个真相,到底是谁,谋杀了她的一双儿女?

念斌同样在求一个真凶,到底是谁,让他背了八年的黑锅?

不管是对双方当事人,还是对老百姓来说,事件都需要一个交代,“我们需要政府给一个交代来重新获得安全感,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。”公孙雪说,法律程序上来说,念斌已经脱离了司法程序,但我们可以一起来呼吁公安机关重启调查。而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孩子的死因,毒鼠强是一个重要的调查方向,是没有做常见毒物排查还是仍有藏匿的证据?有必要追查到底。

是否有人在接手调查,福建省公安厅宣传处负责人表示,有消息会跟记者取得联系。

当年被指控刑讯逼供的翁其峰电话里支支吾吾,“我没有(刑讯逼供),有什么事请找我们政教处”,说完很快挂断了电话。

而他所说的平潭县公安局的周姓联系人,面对记者的提问,一问三不知。表示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,原因不便透露。不等记者说完她就挂断了电话,再打过去,她总会在第一时间挂机。

只能抚摸到她的遗像。冰冷。疼痛。就差七个月。”

“走了8年有今天这样的结果,这是天时地利人和。”公孙雪表示,这个案子并不是“疑案从无”的典型,案子本身存在问题,证据存在的问题突出,念斌有罪的事实和证据一样都没有,唯一可以确定的只有两个孩子的死亡。“念斌是无罪的。”公孙雪说,是司法进步一步步将念斌带离泥潭,沉冤得雪有赖于不断进步的司法大环境。

要给念斌和姐姐拍张合影,念斌的脸上始终没有笑容,他说,这么多年,他已经不知道怎么笑了。依偎在弟弟肩上,40岁的念建兰笑得像个孩子,“小王,你快把照片发给我”,她急忙叮嘱,生怕一会一个电话打进来,把这事忘了,虽然结果并不如理想中的那么好,但至少弟弟还活着。

未来如何,姐弟俩都没有很好的打算,他们只希望生活能快点恢复平静。念斌的短期目标是尽快养好身体,而长期,他“想学点种菜,大棚蔬菜”。在看守所,除了做满天星,他似乎没有学到别的新技能,但他相信“只要肯学,就一定能够学会”。